

华语文学名家亲自遴选的权威读本

一本书读懂毕淑敏

毕淑敏◎著



王蒙·总序
路标石丛书

对我而言，写作是人心与人心的碰撞交流，始终有种神圣感。

当代华语文学名家自选集系列

毕淑敏自选集 小说卷

从《昆仑殇》到《预约死亡》，完整收录《女心理师》，冷静剖视人情人性，深刻诠释爱与善



天地出版社 | TIANDI PRESS

非外借

毕淑敏自选集

小说卷

毕淑敏◎著



天地出版社 | TIANDI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毕淑敏自选集·小说卷 / 毕淑敏著. —成都: 天地出版社, 2018.1
(路标石丛书)

ISBN 978-7-5455-3210-4

I. ①毕… II. ①毕… III. ①中国文学—当代文学—
作品综合集②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241619 号

毕淑敏自选集·小说卷

出品人 杨 政
著 者 毕淑敏
责任编辑 杨永龙 朱迪婧
封面设计 今亮后声
电脑制作 九章文化
责任印制 葛红梅

出版发行 天地出版社
(成都市槐树街2号 邮政编码: 610014)
网 址 <http://www.tiandiph.com>
<http://www.天地出版社.com>
电子邮箱 tiandicbs@vip.163.com
经 销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版 次 2018年1月第1版
印 次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
成品尺寸 160mm×238mm 1/16
印 张 40.5
字 数 663千
定 价 58.00 元
书 号 ISBN 978-7-5455-3210-4

版权所有◆违者必究

咨询电话: (028) 87734639 (总编室)

购书热线: (010) 67693207 (市场部)

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, 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



初中一年级



1965 年父亲毕建华、母亲闫宗兰和毕淑敏、毕宁宁、毕晨光



1969 年在西藏阿里军分区卫生科



20 世纪 70 年代任军医



20 世纪 70 年代在西藏冈底斯山



任北京铜厂卫生所所长



在七姐妹瀑布



在巴伦支海上



2005年在奥地利弗洛伊德故居



在加勒比海



法国旧木椅



非典直播现场



在风雪弥漫的南极



2016 年在书架前



序言

王蒙

新华文轩集团在做一套当代作家的自选集，第一批将出版陈忠实、史铁生、张炜、韩少功、王蒙的自选作品，目前签约的则还有熊召政、王安忆、赵玫、方方、池莉、苏童等同行文友，今后还将考虑出版港澳台及海外华语作家的自选作品。好事，盛事！

现在的文学创作并没有太大的声势，人们的注意力正在被更实惠、更便捷、更快餐、更市场、更消费也更不需要智商的东西所吸引。老龄化也不利于文学作品的阅读与推广，因为老人们坚信他们二十岁前读过的作品才是最好的，坚信他们在无书可读的时期碰到的书才是最好的，就与相信他们第一次委身的情人才是最美丽的一样。新媒体则常常以趣味与海量抹平受众大脑的皱折，培养人云亦云的自以为聪明的白痴，他们的特点是对一切文学经典吐槽，他们喜欢接受的是低俗擦边段子。

孟子早就指出来了，“耳目之官不思，而蔽于物。物交物，则引之而已矣。心之官则思，思则得之，不思则不得也。”他强调的是心（现在说应该是“脑”）的思维与辨析能力，而认为仅仅靠视听感官，会丧失人的主体性，丧失精神的获得。因为一切的精神辨析与收获，离不开人的思考。

当然，耳目也会激发驱动思维，但是思维离不开语言的符号，而文学是语言的艺术，是思维的艺术，是头脑与心灵而不仅仅是感觉的艺术。文艺文艺，不论视听艺术能赢得多多少少百倍更多的受众，文学仍然是地基又是高峰，是根本又是渊薮。文学的重要性是永远不会过时与淡化的。

当代文学云云，还有一个问题，“时文”难获定论，时文受“时”的影响太大。学问家做学问的时候也是希罕古、外、远、历史文物加绝门暗器，不喜欢顺手可触、汗牛充栋的时文。

但读者毕竟读得最多最动心动情最受影响的是时文。时文而晒一晒，静

一静，冷一冷，筛一筛，莫佳于出版自选集。此次编选，除王蒙一人而外都是文革后“新时期”涌现的作家，基本上是知青作家。知青作家也都有了三十年上下的创作历程与近千万字的创作成果。几十年后反观，上千万字中挑选，已经甩掉了不少暂时的泡沫，已经经受了飞速变化与不无纷纭的潮汐的考验，能选出未被淘汰的东西来，是对出版更是对读者的一个贡献。以第一批作者为例，陈忠实的作品扎根家乡土地，直面历史现实，古朴醇厚，力透纸背。史铁生身体的不幸造就了他的悲天悯人，深邃追问，碧落黄泉，震撼通透，沉潜静谧。张炜对于长篇小说的投入与追求，难与伦比，乡土风俗，哲思掂量，人性解剖，一以贯之，未曾稍懈。韩少功更是富有思辨能力的好手，亦叙亦思，有描绘有分解，他的精神空间与文学空间纵横古今天地，耐得咀嚼，值得回味。我的自选也忝列各位老弟之间，偷闲学学少年，云淡风清，傍花随柳，作犹未衰老状，其乐何如？

我从六十余年前提笔开写时就陶醉于普希金的诗：

我为自己建立了一座非人工的纪念碑，
……所以永远能和人民亲近，
我曾用诗歌，唤起人们善良的感情，
在残酷的时代歌颂过自由，
为倒下去的人们，祈求宽恕同情。
……不畏惧侮辱，也不希求桂冠，
赞美和诽谤，都心平静气地容忍。

看到文友们的自选集的时候，我想起了普希金的诗篇《纪念碑》。每一个虔诚的写者，都是怀着神圣的庄严，拿起自己的笔的。都是寄希望于为时代为人民修建一尊尊值得回望的纪念碑来的。当然，还不敢妄称这批自选集就已经是普希金式的纪念碑，那么，叫路标石就好。几十年光阴荏苒，总算有那么几块石头戳在那里，记录着时光和里程，记忆着希冀和奋斗，还有无限的对于生活、对于文学的爱惜与珍重。它们延长了记忆，扩展了心胸，深沉了关切与祝福，也提供给所有的朋友与非朋友，唤起各自的人生百味。

长篇小说 1

女心理师 / 3

中篇小说 473

昆仑殇 / 475

预约死亡 / 534

短篇小说 585

藏红花 / 587

紫色人形 / 601

翻浆 / 603

女人之约 / 613

代 跋

文学界的白衣天使 / 633

附 录

毕淑敏主要作品出版年表 / 635

长篇小说

女心理师

最悲惨的故事在心理室的地板下

女心理师贺顿大病初起。

早上，发烧。丈夫兼助手柏万福说：“请病假吧。”

贺顿说：“跟谁？跟自己？”

柏万福说：“跟我。我安排来访者改期。”

贺顿艰难地咽了一口唾沫，唾沫像一颗切开的朝天椒，擦过咽喉。说：“不成。这关乎咱的信誉。”

柏万福反驳：“那也不能成了自己的周扒皮。”

贺顿说：“我能行。”说罢，加倍服了退烧药，起床梳洗。为了掩盖蜡黄的脸色，还特别施了脂粉。修饰一新，居然显不出多少病态。柏万福只好不再阻拦，他知道贺顿是把工作看得比生命还重的人。

好在诊所就在楼下，交通方便。贺顿两膝酸软，扶着栏杆从四楼挪到了一楼。如果是挤公共汽车，那真要了命。

走进工作间，时间还早，第一个预约的来访者还未到。

淡蓝色布面的弗洛伊德榻，静卧在心理室的墙角，仿佛一只吸吮了无数人秘密的貔貅，正在打盹。传说貔貅是金钱的守护神，只吃不拉，没有肛门，因此腹大如鼓。心理诊所的弗洛伊德榻，吞噬的是心灵猎物。心理室到处都栖身着故事，一半粘在沙发腿上，四分之一粘在天花板上，那些最诡异的故事，藏在窗帘的褶皱里。一旦你在傍晚抖开窗帘，它们就逃逸出来，一只翅膀耷拉着，斜斜地在空气中飞翔。还有一些最凄惨的故事，掩埋在心理室的地下，如同被藏匿的尸身，在半夜荡起磷火。

生理医生穿雪白的大褂，心理医生没有工作服。贺顿觉得这不合理，衣服如同盔甲。在心灵的战场上刀光剑影，没有相应的保护如何是好？家就在楼上，如果没有外在服装的改变，让她如何区分自己的不同角色？于是，她把几套常服，定位成了自己的工作服。上班的时候，如同武士出征，随心情挑选铠甲。今天，她穿了一件灰蓝色的毛衣，下着灰蓝色的长裤。每当她用灰蓝衣物时，谈话过程就格外顺利。如同犀利短剑，适宜贴身肉搏。也许，人的潜意识就是灰蓝色的，我们的祖先是鱼，来自海洋。

贺顿听到外面候诊室有声响，是负责接待的职员文果来了。贺顿问：“今天预约的人多吗？”

心情矛盾。作为独立经营的心理诊所负责人和心理师，贺顿当然希望来访者越多越好，但随着工作量剧增，有时又很盼望有几天颗粒无收，可以名正言顺地休息。

“多。”文果打开公文柜子的锁，拿出一沓表格递给贺顿，“第一位姓无，点名要您治疗。”

“吴什么？”贺顿问，名字常常能透露出讯息。

“不是口天吴，是一无所有的无。柏老师约的访客，那人无论如何不肯报名字。”文果咂嘴。

约定时间前一分钟，一位男士走进来。“贺顿心理师已经来了吧？”单刀直入。

“是的。她已经在等您了。”文果答道。柏万福看着登记表上的“无”字，总觉不宜，想努力挽回一下，说：“您的表格还请填确切，这也是为了您好……”

男子傲慢地打断他的话说：“怎样对我自己更好，我比你更清楚。你们的规章制度里并没有说如果不完整填写表格，就不接待来访。如果你们觉得自己的制度定得不够严谨……”该男子用无名指歪向墙壁，那上边挂着“来访者须知”的告示。他接着说：“……以后可以改过来，让我这样的人没有空子可钻。这一次，恕冒犯，我就直接去找心理师了。”说完，不待文果和柏万福有所反应，大步走进心理室。

贺顿端坐在沙发上，因为疾病和虚弱，微微喘息着，直觉告诉她来者不善。

男子身材高大，面容冷峻，着黑色西服，好像刚从葬礼归来。贺顿努力微笑着站起身，说：“我是贺顿。你好。”

“我不够好，所以才来找你。”男子冷冰冰地回答，眼光有着洞察一切的杀机，自顾自坐下。

贺顿也落座，说：“怎么称呼你呢？”

“你就叫我X好了。”男子的声音依旧没有任何热度。

“先生，你很特别。”贺顿说。她不愿称他为“X”，好像一道算式中未知的字母。屋子里没有其他的人，“先生”二字就成了代称。

“特别”是一个中性词汇，可以指优秀，也可以指另类。在贺顿的经验里，这是一个安全的港湾，一般人会按照自己的理解美化这个词。

“我没有什么特别的。你才特别。”X先生不上当，反唇相讥。

贺顿不愿在谈话的开头就进入对立，放下话题，另起一章：“你到这里来，有什么要讨论的事情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那个人干脆地封死了这个方向。

贺顿锲而不舍，说：“如果没有要讨论的事情，你这样一大早就赶了来，为了什么？而且，这些时间都是收费的。我想，你不是一个慈善家，专门来施舍我们的吧？”贺顿不喜欢这种暗藏玄机的气氛，索性举重若轻，来个玩笑。

男人的脸色稍微松动了一下，说：“我没有什么要和你讨论，要说的是另外一个人的事情。”

贺顿说：“心理访谈，必须是本人亲自来。”

男人说：“她来不了。”

贺顿说：“这个人是你的什么人？”

男人说：“你看了就知道。”说完从随身携带的公文包里，取出几张照片。照片上是一个村姑装束的女人，手牵一缕柳枝，小心翼翼地笑着。

“不认识。”贺顿端详后回答。

“这张呢？”男子目光如炬，又递过来一张照片。

一眼看过去红彤彤霞光万道，一道粗重的白色堤岸，很不协调地横亘在红光之中，似海上日出。定睛一看，红色是一摊血，白色是苍白下垂的手臂，正中是壕沟般的深深切痕。

“这是……”贺顿头上冒出细密的汗珠，一半是退烧药的功效，一半是严重惊吓的后果。这显然是一个自杀现场，根本没有出现头脸，认不出是谁。

“割腕。”男子的口气冷若冰霜。

“你让我看这些是什么用意呢？”贺顿绝地反击。她不能让这个男人像猴

子探宝似的一张张往外掏照片，让自己猝不及防。

“不要着急，马上你就会明白了。”男人说着，递过来第三张照片，“你认识这个女人吗？”

贺顿看了一眼。只一眼，她认出了她。

“我认识。”贺顿如实禀告。

“我今天和你讨论的就是她的问题。她从你这里咨询完以后，回家就和我离、婚、了。之、后，又、割、腕、自、杀……”男子一字一顿地说。

贺顿用手捂住了自己的嘴。即使是一个见多识广的心理医生，也控制不了自己惊叫的欲望。手指间的气流把额发冲起，直指天花板，基本上是怒发冲冠的效果。不是因为愤怒，而是因为恐惧。好在持久的修炼让她把惊叫的后半部分，压缩成了一个鸡蛋大的气团，强行咽下，胃马上开始了痉挛疼痛。

“我今天来找你，就是想知道你和她说了些什么？”男人双目喷射怒火。

那个女人是大芳。

贺顿一阵恶心，她不知道是高烧卷土重来还是这个消息让她心智大乱。不管是什么原因，她都要坚持。这不仅牵连声誉，更是人命关天。

她调整了一下心态，说：“你是老松？”

老松愣了一下，说：“她是这样对你称呼我的吗？好，我就用她封给我的这个名字，老松。”

贺顿说：“老松，非常抱歉。你妻子对我说过什么，我不能告诉你。”

老松咬牙切齿：“都血流成河了，你还嘴硬！”

贺顿沉住气说：“如果公安局找我，我会如实报告，但你不行。你只是一个普通来访者，我不能把另一个来访者的情况告诉你。守口如瓶，是我的职业操守。”

老松说：“我必须知道你跟我的老婆说了些什么，让她求生不得求死也不得！”

贺顿说：“在我这里，请放弃幻想。你想达到目的，另有一个很好的方法。”

老松不解：“是何方法？”

贺顿说：“很简单，你可以直接问你老婆。”

老松说：“她不告诉我！”

贺顿说：“你们身为夫妻，是世界上最紧密的关系之一，她宁肯死，都不把心里话告诉你，你还来向一个外人问发生了什么？这本身就是悖论！也许，

你最该问的是自己，你到底发生了什么！”

老松被这句话魔法般地震慑住了，半天才缓过劲来，说：“你绝不肯告诉我真相？”

贺顿说：“是。如果你今天到这里来的目的，就是想探听出你妻子曾经跟我说过什么，那你可以走了。我会通知工作人员，这并不是一个咨询，退还你费用。还有什么事吗？”贺顿站起身，扶了一下沙发，以抵挡突如其来的昏眩。

不想老松在听到如此斩钉截铁的话语之后，反倒平和了一些，说：“通过和我妻子的谈话，你了解我吗？”

贺顿停顿了一下，思索着如何回答。说“不了解”，显然不是真话。说“很了解”，她听到的都是一面之词。贺顿谨慎地反问：“你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？”反问是一个很好的策略，既能为自己赢得时间，又迫使对方必须进一步阐释动机。拈花微笑飞叶试探，谈笑之间潜藏窥破，是心理师的基本功。

老谋深算的老松上当了。他说：“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了解我。”

贺顿言简意赅：“你很孤单。”

老松怦然心动，没有人曾这样对他讲话。男人，一定要浑身是铁掷地有声。他说：“你怎么知道？小小年纪，如何能体谅这份心境？”

贺顿说：“我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样年轻。我已经很老了。”

一句话，惹得老松的嘴角出现笑纹，说：“你有多么老呢？难道比我还要老吗？”

贺顿毫不迟疑地说：“当然比你老了。”

老松大不解，说：“我不探问你们的谈话细节，但我相信你一定知道她有多大年龄，我比她还要大三岁。”

贺顿说：“我说的不是生理上的年纪，是心理上的年纪。”

老松说：“人们都希望自己心理年龄年轻，你怎么恨不得自己老态龙钟？”

贺顿说：“心理师的工作让我沧桑。那么多人把他们的故事告诉我，感同身受，息息相关。让我得以窥见人生的丰富和奥秘，生死无常，世态炎凉。我实在是走过了太远的路，好像已经三千岁了。心中充满沧桑的年轮，像一个老妖。”

老松吃惊地打量着这个并不美丽的矮小女子，他在官场行走多年，所见所闻车载斗量。似这样的感慨，闻所未闻。